

浮

溪

集

浮溪集

浮溪集卷十九

宋

汪

藻

撰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為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

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爲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爲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平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菴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

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

言于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

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旣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

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  
爲壘舍徹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收之數月大成殿  
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  
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于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  
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  
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于州人  
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  
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

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  
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  
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爲  
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于干戈  
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  
臺榭門廡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  
魯之頴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服  
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  
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

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頴士王曷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竝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竝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簠簋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爲飛薨京口之宅山阿之城弦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于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爲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爲王氏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裁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

救過不給間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違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爲芟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于塲募工于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斃州之迥衢七百餘丈行者免于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

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朞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弗不可行單襄公知

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馱直承明而歸得爽塏于上饒龜峯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子爲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

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旣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于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蘧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柳泣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



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于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旣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爲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爲吾固道之欣慕歎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臥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爲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于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

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于不可勝計非有得于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爲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

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泚臺謝曰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鈞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

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

數所角切

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

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鈞鉞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口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于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

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

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州

說許公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

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

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

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

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于元和之世

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

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

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

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

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

紀之者余于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

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

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

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

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  
爲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  
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  
乎余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  
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  
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  
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  
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  
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

欲全生養性于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  
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  
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  
于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  
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  
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  
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  
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  
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

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夭慶封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臧孫賢而有後鄒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爲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

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蘖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卽深而潛

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于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爲聞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于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于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車而歸者里人以爲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

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奧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爲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選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爲記于是乎書

吳樹萱校

浮溪集卷十九

浮溪集卷二十

碑

信州二堂碑

宋

汪

藻

撰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  
 聞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爲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  
 溪民阻山爲暴吏不時制寢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  
 無所忌至政府寺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  
 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

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  
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卽斥金帛募士  
增陴浚隍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  
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  
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  
賊覆淪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備信知有  
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于是繞信境數百里皆  
爲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  
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

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  
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  
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旣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  
嶮峙裨益毆人爲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  
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  
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  
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  
望風遁去東南以平于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



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旣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于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藻曰天下之事所貴于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于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巽

懦壽張爭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爲四塞地使猖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宜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于天下則斯堂之

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于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鏹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于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狂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襄在列咸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爲不聞曰

此獬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鏖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于憂虞起讎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阡于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仇仇音勒如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爲毛友作

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旣嚴像設旣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聲聞京師于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爲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卽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

天不名于載籍者尙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卻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奧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闕地藏餘千百年一朝歸然爲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祕訓興旣墜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挈提把握則名山

大川東放嶠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矧茲山當吳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旣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爲瓌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祲昭合冲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庭于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爲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

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禳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于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于黃帝遊赤水則遺其元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于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爲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爲過哉上敕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

為殿三日長生日青華曰黃籙為臺二曰寶華曰藥笈  
 為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為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黃澄居  
 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為天下  
 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守  
 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為辭謹拜手稽首  
 而獻文曰

帝膺寶訓臨九躔萬靈祇衛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權  
 凝旒不動堪輿旋閔茲頽俗劫屢遷鍊形蛻骨誰非僊  
 聿興妙教窮海埏叢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滄大川

地維四絕中巍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吳峯楚嶠輸風煙  
 天穹地博棲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  
 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鸞粟江神虔  
 驚濤弭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光星燭其數千  
 乘光日覲虛皇前坐令下土侔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  
 下臣作頌鑱蒼堅不磨要與茲山傳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

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爲常縣禱求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碑記

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迓永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于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永始云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

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

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

問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  
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  
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  
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  
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爲備敵攻益急乎東平濟南人  
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  
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  
感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

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  
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  
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  
迎降敵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爲辭敵遣騎  
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敵曰阻降者  
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敵見永狀貌魁傑  
且夙聞其賢乃自爲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  
之永噴目唾罵曰無知醜類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  
降乎敵令譯者申論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敵諱其言



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卽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敵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古通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拚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反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

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待名聲以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冬敵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什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于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爲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

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銳銷奕盡矣一旦為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永者故擬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浮溪集卷二十一

宋

汪

藻

撰

浮溪集卷二十一

銘

永州太平寺鐘銘

起空寂中無間斷者非雷非霆一剎那間徧滿大千非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撞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瞋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午春再浹辰散吏是銘

歛硯銘

非端溪溫潤而漪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  
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

向瀉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爾出盆文不沒濡君毫  
爲黼黻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臥北窻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兮同  
夢

懷璧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  
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之珍

王氏種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樾風露華滋山川秀發我觀王侯好  
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干霄起自毫末人如  
甘棠誰敢翦伐子孫蟬聯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  
沒

葉抗硯銘

縝栗而溫直方而厚作于貪夫竭澤之前得于元老著

書之後是爲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  
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  
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

懽箕硯銘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于六一東坡之  
後追議論于嘉祐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  
矣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爲泓攜北南毛褚陳

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壁橢窠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輶爲臞仙  
零寶唾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  
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爲席上之珍

莊德邁硯銘

斲茲山骨以發天液穀理漪文金聲爲質楮松競爽待

子而一遣瑞君家漢廷給筆

恪硯銘

書墨言忠佞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泓當思擇其術  
贊

吳國太夫人贊

寶文閣直學士賈讜母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  
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  
炎二年隨讜至金陵薨焉敢于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  
其地爲元懿太子墳塋讜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

十五年始得請啓鼓棺衾腐敗巾屨杯圈觸之埃散獨  
夫人面如生肩而下異蔓覆之若銖衣及易棺衾香聞  
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  
力所成不及此于是藻爲之贊曰夫人生王家具足諸  
福慧珍寶千百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  
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窆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  
彼物皆朽壞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  
潤柔輒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綢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遣  
諸草木悉成梅檀林云何劫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

泡影獨現金剛身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是名爲說法

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

有巉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臥兮欲立有枿者楮匪條葉而中腴回旣槁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疎篁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

###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

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陰陽戾盈縮也冰漸旣融潮未復也戢然干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爲頻蹙也貔貅萬屯懼枵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賈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旣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 祭張徽猷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  
 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  
 于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  
 可掣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吏畏民  
 愛聲聞邇遐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紬書五車  
 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  
 餘雨花中年養生彊健靡他云何鵬飛庚子曰斜重到  
 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

云至即豐稔邦人所誇晚塗就  
 閒兩部聽蛙商畧中古其書五車

紗藻久叨游從敢竝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尚饗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郢堊鼻揮斤者般坐振聲  
 譽雷驚瀑潺帝顧駟駿宜歸廡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  
 旋寘臺閣翱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寰公一揚歷陳  
 言悉刪遂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鰥為時  
 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鑲榮寵雖極視猶觸  
 蠻藻也晚學驕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肯扳公獨與進  
 為之解顏曰此孤秀擢于藁菅極力推輓卒辭伏跼歲

在丙午威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  
賜環顧斂英氣蘋洲蓼灣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  
壯憂時鬢斑狼辱茲土日虞曠瘵公屈小擢來臨市園  
燕笑未幾遺言已頒壽且八十人猶公慳望匱百里無  
緣往攀一尊馳酌詞訖涕潛尚饗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魏有東郭唐  
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爲三世人雄夸藻藉琮璧外雖  
粲然中滿瑕謫公獨樸茂不爲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

朝世人紛爭步設機弄術窮數殫還復相勝公惟誠至  
不爲巧巖兩莅劇邑豺狼化之文爲人師行爲人則凡  
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  
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誰正吾宗之  
幸家有德人況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  
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饗

書劄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



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

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

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  
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  
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  
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爲朝廷尙有政  
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  
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  
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  
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  
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

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  
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  
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勅紛然轉易  
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虛日矣如唐恪翁彥國帥也惑于  
誥命竝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苟得者干請行宮其沸  
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勔糞除其家率斂州縣爲乘  
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  
頗留勤士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爲江津非給符  
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

極矣幸天子儆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于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瘴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藻以爲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

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況自知惡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爲隘引周穆王瑤池之故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爲姦駸駸不已則予我劔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

時天子果得爲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莫若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爲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

爲姦謀者旣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旣復二聖重歡雖上皇翛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于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于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于堂下有扣牛角而歌于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

一日之盼睐竊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旣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于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峻則非素侍于左右終莫得

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攫拂而自遂于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竝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旣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爲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藻以鄙

賤之身莫能預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于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于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藻于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位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

則爲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僞觀其容而識邪正攷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于無能之辭以爲贊焉悚息俟命不宣

答吳知錄書

藻啓知錄吳君足下得足下名于士大夫間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攣未遂也張司理來蒙教并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

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大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殺蒸折俎不當設于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

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饘腐之糜彊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于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旣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

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顧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侍者于文見之而年爲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旣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爲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饜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祇辱歲晚漸寒千萬爲斯文自重不宣

乞祠與宰相書

伏以秋雨新涼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候起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劄申稟伏蒙謙尊游賜垂

報皆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不避煩瀆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爲無補相公所以矜念獎予特厚訖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幸言莫能盡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敝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于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



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敢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伏望某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于罪斥病廢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藻不勝惶恐俟命之至

又

拜違將復朞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晚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鼎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痛稍稍勞動卽疲倦不能支吾日昏以醫家用藥或溫

或涼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瞑坐時用白湯沃洗亦稍復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麪又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復覺昏眊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看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未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彊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子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當尚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

者爲福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爲平江皆當誅戮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蓋在會稽時史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靜無事自足爲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奧與外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吳興少留卻泛江歸長沙聞十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蒞除開府儀同也王公明病甚

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帶否甚可念也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內侍視之又遣李顯忠皆以爲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呂伯恭以謁告歸婺州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裁炤

回提刑吳祕丞

比辰甘霖洊至苗稼勃興恭惟英籟所臨貪頑丕聳民情悅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

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寧不知德  
粵從故歲一箋後雖審聞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爲  
厦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  
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嘗展紙  
濡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价復墜寶  
緘重之以腆貺紙札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  
縑煥然可翫可寶而似頭得錢又可供千日之醉深平  
生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于他人祇拜以還感  
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橫藻頊

在會稽嘗獲某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  
掩覆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文使臺竟沈三之獄視  
昔丘端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  
舞藻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  
盛美不刊來者有攷得不靳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  
錄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  
之畿甸者行之朝廷使羣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  
內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  
修稟瀆

吳蔚光校

浮溪集卷二十一

浮溪集卷二十二

宋

汪

藻

撰

啓

上常州錢舍人啓

擁篲踵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  
 之間每夢寐一塵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蹭蹬年華生  
 而蠢愚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爲天下之窮民  
 耕獵遺編箕裘素業掘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  
 宸偶末塵于一第持老攜幼寔後跋前分將沒齒于窮

閭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  
障無曩時之警吳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  
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駟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  
嘆折腰之爲米書生薄命還成捩手而覆羹遽觸禍機  
自投憲網畫地爲牢而刻木爲吏念深文之奈何斷雕  
爲樸而破觚爲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疵  
雖寂寞巖扉隔鴛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  
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  
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茲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

慈假以輝光拯于溝壑迺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費之恩  
恭惟某官簞翰六經聲華四海辟水膠庠之望石渠金  
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爲後學  
之宗藹是清芬揚于要路翱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  
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善朝夕論思而日月獻納  
深輸帝展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  
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內外制之迭居妙著演綸  
之譽吏腕幾脫而筆力愈健人睹爭先而紙價頓高敢  
謂守符尚淹政路民謠具在咸欲朱幡皂蓋之留帝眷

方深終慶赤舄衮衣之拜有如么麼屣在提攜憐其滴  
淚到泉新罹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逢在酉之年  
慰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  
留于門庶從今日感悰欲敘鄙語莫宣

上沈宰啓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晤之可期誰  
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資緣有自欣躍無涯  
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  
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于仕路已馳

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尚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  
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恨平  
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爲貧姑飽于糟醨  
代匱偶先于糠粃深慙倚玉所冀包荒藏垢匿瑕庶自  
今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政以告新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

遐徼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久生成贅終疾痛以呼天夙  
蒙知己之恩敢在休骸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齒周  
行永祐龍飛早賜臚傳之第建炎嶽狩首爲扈從之臣

蒙親擢于稠人幾徧誇于清貫專司宸綽遂直禁林西  
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  
英躔擿埴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上威命趣行望  
丘墓以長辭挈囊衣而邁邁三湖五嶺問程知在于天  
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策四肢之憊殆更兩  
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禦魑魅劍拄頤而冒寵一旦纍然  
箭貫耳以懼威五年居此湘水有飛鵠之集舍衡陽無  
過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絕加以甫里  
百弓之別墅歲與江通善和千卷之賜書日爲魚蠹幸

洪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寘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  
續以奉祠而紓飢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栽生徒將  
數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塋之不返欲持  
孤骨以安歸故雖洊易于炎涼曾不暫忘于朝夕歷歷  
數還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旣成萬  
世之王功俯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牆之舊物憐  
五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爲歸老之計附  
之密啓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錮人  
聖世宜大君子之興哀學稼老農或小丈夫之得請冒

翰微懇仰叩深仁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

薄采魯侯之芹藻行遂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  
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鍾和山川  
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潛心聖人學不厭而  
誨不倦雅志忍違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方諸儒竝  
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  
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遠業尚憶異時之半  
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爲貧始戀于稻梁代匱偶先于糠

糝念素飧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青衿望公戶外之屢  
將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說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  
待

代宜興宰通交代啓

湖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  
茲闔境共竚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逢源六籍凜端亮不  
回之操粲深醇甚盛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衮衮大庭之  
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謠謂宜雍容以參鴛鷺  
之行庶幾遇合而暢夔龍之業敢云鵬翼尙屈鵝州山



色溪光可樂簿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  
遲尚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辨正恐金馬玉堂之  
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戀稻梁偶先糠粃碌  
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成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  
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胷臆所藏晤  
言可盡顧肇更于歲籥宜茂擁于春祺尚謹節宣卽新  
渙渥

代沈宰上交代啓

望三舍之門牆未快登龍之便縮一同之章綬遂叨附

驥之榮顧幸會之居多馨忻愉而莫盡恭惟某官搢紳  
領袖宗廟盤彝注壑飛流詞源莫禦批卻導窾游刃有  
餘未親龍袞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北騎入犯  
淮壩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定安集之力已  
上三年之最佇聽一札之褒嗣膺持橐之除永贊垂裳  
之治某棲遲末路樸樾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祗愧瓦礫  
之後深惟愚陋獲繼賢大夫之風尚幾仁私或告新令  
尹之政

徐太宰宅求婚啓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偏敘于宗親輒忘憑藉之微仰恃游從之舊某第幾姪某從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胄高華姆儀嫺習幸聞名于下執許徼福于先公門地非侔雖培塿本無于松柏宗祏有慶庶澗溪共采于蘋蘩有少定儀具如別錄

同館職啓

伏審光奉詔除進登冊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出于

此塗自書厄于五胡忽時更于再閏簡編掃地鉛槧無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羣書之譽攷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褒紵中頒擢處羣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遑馳問首辱騰牋悚荷兼深敷陳罔旣

回婁解元啓

曳旆初來于樂土未厭浮家擊鮮數溷于釣徒方虞逐客忽迂都騎仍枉華牋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得此

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擢英  
于聖域巖然鄭公之器大賢後而秀骨清審矣孟子之  
言胷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爲日用以博聞彊識  
先日評金璧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屨者淹該奚止于地  
形見素冠兮愛慕迴隆于天性略其衆毀賁此窮途雖  
風誼疊疊而起予恐姍笄駸駸而及子惟古人之論文  
也貴乎適用非專爲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  
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儻因暇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  
賢之言形迹略世俗之禮傾困倒廩雖慙平昔之淺聞

戛玉鏘金敢聆吾子之妙句慰桑榆之景暮陪松栢于  
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悵促膝之未  
期

回霍解元啓

高蓋踵門長牋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  
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斃佩服爲深秘校  
先輩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謫不琢見玉之良會  
有亨逢晚成斯器之大思覃黃卷業授青衿雖簞瓢之  
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

云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者顧方喘喘無乃稊載而  
往垂橐而歸乎意渥難酬詞繁徒贅尚款承于顏也乃  
少布于腹心

回章解元啓

攜孥卜室流浪少休抱疴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  
我佩高誼之如公祕校先輩行藹旦評詞高秋賦風搏  
萬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乖  
于素望顧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元而觀未見之書益  
黜浮崇雅而爲有用之學謙謙下問無慙文子之爲文

挺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各路嘗造賓墀倒指  
遽七閩餘逮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凜遺範之  
具存過子弟猶將禮焉粲長牋之誤辱良勤把玩未款  
披承果不厭于衡茅尚時迂于軒騎

答黃解元啓

其父醫  
有聲

支枕呻吟辱康于萬金之藥盈編璀璨對阿戎尺素之  
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學知  
根柢詞達淵源萬卷讀書下筆欲窺于子美乙科射策  
明經無過于稚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往行前言之識

爲其服有其道素聞舉國之多儒誦其詩讀其書不止  
一鄉之善士方韜藏于賢業會亨發于聖時綵服餘閒  
青春采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  
潁川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慰士論之素期俯念飄蓬  
曾未傾蓋墜瓊琚之嘉貺採箕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  
藏數襲樂鷓以鍾而載鼉以馬滋眩視以瞿然求道于  
盲而借聽于聾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慙  
畫虎之不成悟鼠腊之非珍敢云銜鸞棄雞助而川情  
久已散亡儻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困倒廩而進尚

須會面相與論心

答梁丹林啓

伏審顯膺詔旨榮領仙都暫違日月之光歸憩烟霞之  
境琅函在手羽衆頃心竊以知觀鑒義丹林寓跡區中  
凝神物表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  
山之秘出應清朝之選爰超紫府之資厭直凝巖思游  
汗漫帝念叢霄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嘆遼海  
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遽蒙  
枉問孰謂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

勝冀精加于保鍊卽歸侍于清閒

回孫知縣啓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嚮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顧  
隻影之誰憐荷雙緘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  
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闕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  
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尚屈近畿之邑惟芸閣螭坳猶  
多虛位顧卞蒼菘綠豈足留公藻兩鬢霜如百念灰矣  
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內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  
人之領略泛家浮宅當容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悰猶須

會面

代人回知縣啓

鳴琴而治聳聞載路之謠執贄而前坐引崇墉之望俯  
憐么麼正藉旻幪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  
君子之愷悌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  
法從銅章墨綬尙淹淮海之偏隅處身視前哲而無慚  
臨事爲衆人所不敢誰爲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  
傷祇念賜環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  
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絕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

于前聞某樗櫟凡材箕裘末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  
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宇聞風自  
幸欲呼孫寶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  
深欣躍罔罄敷陳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

竊以服膺有日識面無繇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  
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  
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  
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  
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  
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每過于揚雄  
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玉粲徂歲無幾端居有休願  
遵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

自收朝蹟久闊英游如魯靈光巋然今誰存者聞暴公  
子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  
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  
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聞中詔之頒寧埃外庸

之訖退惟屏迹方託提封懷長者之憂雖乖于曩志弔  
逐臣之邑幸遇于賢侯大旆造驅先聲藹布願精加于  
調護用深副于傾馳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啓

里開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洎  
來作于湘纍遂莫陪于鄭駟孰云馮子之埽軌適遇文  
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嗣韋平  
之世業大振厥華決晁董之賢科屢爲之最碑版流傳  
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領使華之

遠相如入蜀宣詔旨于蠻夷夢得還朝寄詩情于草木  
朱荷從臣之橐始乘刺史之轡寧容坐席之溫卽有追  
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生異賈生敢臨流而弔屈  
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遽蒙頒教望旌麾  
而倍感窮筆舌以奚殫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

伏審遠借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藝之公鄉舉有得  
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錢中氣已吞于  
餘子三條燭下名佇冠于羣英猥記衰殘嘗參耆舊旣



俯臨于蓬華仍請贄于瓊瑰悚感兼深敷宣罔既

浮溪集卷二十二

浮溪集卷二十三

宋

汪

藻

撰

啓

謝汪澥司成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袞陽秋之  
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  
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  
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  
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厠崔

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狄沂江而上傷不見于  
他楊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  
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豫章方  
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晏及君公之貴而  
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斯  
至矣職豈當然如藻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  
于州縣未嘗鈎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援  
窮年書史有蠓蛭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冠  
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闌收爲子姓力推寒

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  
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  
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高明璞玉渾金終臭名于  
器用出入興賢之省始終當宁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  
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  
甫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憂譎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此  
銘心益堅素節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閥閱之光

謝胡司業薦舉啓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瀾翻薦口猶存上介之恩始

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  
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  
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  
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  
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輓以或推頗復乍賢而乍佞刻章  
交上誰爲顏跖之是非回首兩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  
以公車之所薦閎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  
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藻者生江湖卑  
薄之鄉無閎閎蟬聯之緒名薦書而齒下士始以爲貧

裹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負緣  
簿領之卑出入門牆之下顧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  
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駟駿行而蚊蚋莫附精  
金去而瓦礫獨留翩翩徒隻影之隨種種悵二毛之及  
方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  
官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爲己任  
能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  
敢不絕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  
憂死而後已

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爲郎席寵則優語  
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  
宗闢三館而後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爲四部而  
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  
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  
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  
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寢更五厄之餘悠悠  
真贗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

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  
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  
資高而不得如藻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旣憊愚與世  
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赦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  
免以稀遷比銜恤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  
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尚以闔門之百指託于謀  
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  
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懾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  
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躔劉郎何止于重來

應氏遂榮于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勲塞  
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  
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孤進  
不壅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  
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爲  
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

隨牒南州坐移再閩緡書東觀還並羣英顧漂泊之地  
寒知生成之恩厚攷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

提封作九州箴揜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  
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必攷圖而數貢故前日侍  
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冊府之廷大集儒  
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  
人民之數判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  
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土以周知非學至揚  
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  
躋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藻者結  
約無奇欵欵可笑旣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

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茲蓋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幄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爲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于斯爲盛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敢不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求東隅之失雖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弦而亦下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酌豈厚德千鈞

而不報

除授謝舍人啓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尙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門墻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夤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彥紬石宰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

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于身後孰如訪  
濟南誦逸書于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乏無能爲也豈  
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又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  
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  
伏念蠢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  
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  
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

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  
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借  
重華袞垂褰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  
所欲之奢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  
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  
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旣枯朽于流潤之餘出  
閤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  
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爲悚  
慙莫旣占敘

帥到任謝執政啓

由散秩而啓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儀許末路追參于人物中薦揚于清貫外徧歷于名藩顧饗榮已颯于二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闕寄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

以方閒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除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爲雄于今爲重宜英豪之是任豈縣薄之能勝大懼疾顛仰煩嚴譴敢不銘藏埏埴鞭策罷癯國家之號令文章旣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啓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材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干師特分使領議



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延安之故事  
雅推高義益受上知暫紕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  
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  
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  
之化盡革侵蝨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  
勲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輩于時流學僅

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塗方幅幘徧庠序之時五  
冒師儒之寄暨朝廷典禮樂之際三居縣絕之官雖事  
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  
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  
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  
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  
在前旣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  
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  
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竚渙號以揚庭獨

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  
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于  
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  
而小己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奉祠謝宰相啓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鎔邈祠宇之邃幽初勤香火叨  
餼廩于帝飢之日齒簪纓于訟過之餘喜不自勝慙無  
以喻伏念藻寢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  
山之所遭咸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并容每跋前

蹙後之自憐荷右挈左提之曲盡頃棲異縣擢預佐州  
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讒之四起繼抨彈  
之上聞蕞爾一身寧甘百謫亡中流之維楫墜矣何言  
索大寒之衣裘悔焉已晚回陽春之浩蕩藉白日之輝  
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顧此生自分已矣四稔于此一飯  
不忘無路酬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  
充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奉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  
顧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飢寒所  
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尙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

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  
寰勲隆帝室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  
一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  
宁何爲垂拱視天民之阜寰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  
有如至愚曾不遐棄春糧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  
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  
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回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  
洟敢不戒多事而多言誓寡尤而寡悔黃卷青箱以理  
平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觀遽伯玉四十  
九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  
劍寧負初期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  
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媿甚伏念一從  
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  
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遵塗  
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  
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爲臻此惟蟠木離奇之

成器由大鈞塊坳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真儒中  
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  
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  
于民社尋童子釣游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  
已寬夢寐幸士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  
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冢還家終冀  
揮金之樂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

抱虛求進常懼顛墜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

替知愚鷲之無他提斃斃溝壑之身出洶洶風波之地  
感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藻涉世多難洿朝最久心拳  
拳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爲乍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  
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  
畏尾屢懇還于印紱願歸老于丘園會孤根蕞爾以易  
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眉而牽徽纏理固難全  
鹿走山林而繫庖廚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  
震風凌雨之旃幪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擠而遽去  
旣曲全于恩數仍盡削于刑書眷私無異于在廷拔拭

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幽  
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攷方鎮華夷凡  
受知半面之間有蒙德終身之後況叨簪橐常侍茵屏  
雖云晚進之衰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  
孥免指頂于人間使揚眉于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  
父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尙全晚節

爲人謝薛昂大資啓

小吏徒功曾靡萬分之補眞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懷  
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

故古者當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  
德足以是非臧否而勢足以軒輊重輕輿論是以爲公  
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焉歸譬若良材須  
國工而後用一言旣立萬口可齊豈惟圖速化于當年  
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墮甕以知  
名韓愈在唐或狂士攫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  
去來何計于鴈鳧用舍輒同于虎鼠儻輕覈實懼玷知  
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華髮  
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胄以冗見治

平聲百

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  
矢以前驅望衮衣而羅拜煢煌盛事蹉跎後塵初匪知  
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顧于小物以克勤垂光  
蔀屋之中竄迹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  
將異以爲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  
以若推揚茲爲特達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  
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升堂之列仲山旣明且哲  
晚全補袞之身雖云釋位以臥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  
乃權衡之下有茲銖黍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

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顛沛敢  
忘于論報

賀李綱右丞啓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  
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  
某官厚德鎮浮莢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  
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  
獻納之忠老成尚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  
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旣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

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  
邃留家誓死鑱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  
泊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  
吞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  
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  
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負絕前古既名高而衆媚乃  
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  
免胄以見國人游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  
日實邦家希闕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  
爲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  
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  
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巖廊多暇歲律方春  
願精寢餼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賀何桌中書啓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  
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蓋  
諸公淵雲鍾岷嶺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漢廷之對四  
海無人處躬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鄙夫

之當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豕心爲民蠹尾舉世莫  
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頽綱去莠僕之一而君子謂忠  
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旣危言之劇上難直道以居  
中雖求養疾以臥漳未肯忘君而出晝遇坎則止善刀  
而藏逮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佇亟  
賡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魯安得削國雖未定見  
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冊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是  
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  
所盪常跼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旣新首被筆端之膚寸

巖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餼之調用慰華夷之望

賀翟汝文參政啓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搢  
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  
議論文章動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胷中兒曹欣  
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邈迤帝知裴度寄天下之  
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允具瞻藻  
久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頌  
詠徒深敷陳罔旣



賀范同參政啓

伏審親頒睿藻登用儒英裔夷知惟幄之有人來世信  
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某官才過萬人  
學關百聖絺章繪句恥爲儒者之空言正芻垂紳能斷  
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徧儀臺閣之班國家倚定  
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  
石室援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  
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秉藻在鎔伊如賀厦無階已祇  
役于遐陬徒馳神于崇仞炎歊尚熾調燮方新冀加慎

于節宣用上承于眷倚

賀吳敏樞密啓

伏審光膺冊命進陟樞庭謀若著龜投千載功名之會  
心如金石爲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  
特起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  
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臻  
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  
舉世咸推爲舊德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  
旣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繇

傳從之周行決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  
父子之間雖黃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  
龍之頷誰敢撓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  
奚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逡巡退  
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微管仲吾其  
左衽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餼之調用副華夷之  
望

賀韓蕭曹樞密啓

伏審光膺詔冊進陟機廷旣廟廊之得人知朝廷之能

國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閥尙高  
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徧揚清近之班深  
結聖神之眷徊翔滋久僉屬實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  
興難稽經濟況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簡求藻早辱  
誤知欣聞休命屬拘攣于印紱阻趨造于門牆暑令清  
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

賀三帥加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場之憂當  
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惟新恭以某官

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膂爪牙之寄積旂常鼎鼐之  
勲惟文武以兼資故君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  
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憑陵之寇安兩  
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蟣蝨幾生于甲冑一朝醜賞貂  
蟬果出于兜鍪藻早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轡之拘綴  
阻黃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寢饗之節用  
承旒辰之休

賀鄧洵仁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閒暇之時正樞筦敬

諧之任華夷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萃六經身兼  
數器周邦吉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  
寄果復台躔之舊爰參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  
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藻久託洪鈞欣聞  
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夷姑借  
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佇膺補袞之求

賀毛察院啓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  
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爲盛治之世君子

以得行己志爲光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爲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百輩上一時爭慕于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爲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鵷鷺之班廣廷纔望于清光卽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胷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

能究風俗之頽靡當令藜藿之不採無致玉石之俱焚張膽明目于數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羣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晚晚臺網靖深願爲清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親承聖問擢冠羣英朝廷欣貢舉之得人天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勲塞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

興赫門闔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  
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  
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  
稚祝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  
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聞榜帖屬守麾符滄溟徒  
看于鵬搏大厦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  
有粹之利益茂象賢之慶

代人賀王知院啓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幄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

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岍幪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  
西之二府以幹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參稽  
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韜惟君明而臣良乃吁咈都  
俞而無間惟才全而德鉅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  
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樞密之寄允資  
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勲書彝鼎謀王體  
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著龜騰茂實而飛英聲稟後凋之  
松柏猷謀之嘉則入告于內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爲徧  
歷清華偏承眷獎運籌借箸鳴鸞鳳于朝陽直筆正繩

屏豺狼于當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  
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是賴周公之位  
冢宰爰立可期某么麼微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  
昔受知時陪于衆人久聖室之纏哀莫瞻履舄望衮衣  
而企踵冀睹雲天庶藉提攜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  
之賀大厦良切此心鶴鷄之巢深林永棲巨庇

代賀帥臣啓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  
預庇庥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

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  
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  
獨貫于搢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聞于蠻貊攷之朝  
野之論過乎簡冊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  
堂室方天下以言爲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逮朝廷多  
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  
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氛翳聲同相應盡徠  
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趣召者數輩比聞  
入覲于行闕諸當晉踐于宰司尙攬郡章出分闈寄造

歸亟登于黃閣坐嘯寧久于朱轡某自憐州縣之奔馳  
久恨門闌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  
然匏繫坐踰于兩歲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  
陶惟嗣歲之方興諒行春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止  
副于眷懷

爲劉正夫丞相攀違蔡太師啓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屢遷投老纏  
疴悵朝廷之遠去念託鈞陶之久嘗參魁柄之餘遽此  
離羣潸然出涕得上先人之丘壠重歸故國之江山庶

自適于樵蘇因稍寬于藥餌尙賴調元之力不忘藏疾  
之仁退臥北牕敢戀平生之松菊預遊東閣誓收後效  
于桑榆

爲劉丞相攀違鄭居中相公啓

比蒙優詔遂獲誠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遽嗟違  
德益增蒲柳之衰尚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  
屬嬰藥餌阻遠門牆儻未泯于殘骸卽再瞻于英袞

爲劉丞相攀違何執中太傅啓

此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旣老萃寵數于將歸念

抱沈疴久違英袞欣得謝蓋師長者之風今悵叨榮  
 復去散人之號尚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閒倘  
 祥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問舍敢久駐于江湖  
 力可造朝卽再瞻于杖履

浮溪集卷二十三

浮溪集卷二十四

宋

汪

藻

撰

神道碑

尙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  
 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尙書梅執禮侍郎陳  
 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闔猥謂四  
 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  
 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



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縉何有哉顧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世業儒爲聞家翺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

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延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

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

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屢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尙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半年

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

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治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卽著爲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尙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

宰相何桌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桌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

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疎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

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鞫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敦爭藏弄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

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敘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旣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

而失淵衆憚殃而道兮公踴躍而直前左櫬槍而右  
 竊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取仁兮齊死生于夜  
 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  
 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  
 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  
 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

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  
 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  
 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  
 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  
 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  
 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年  
 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  
 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為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

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

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止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

凡八十餘上織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寢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

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椿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旣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霽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



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數于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斂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

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揀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若

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  
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  
辭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  
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  
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  
忘答天戒時上大悅卽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  
關白公卽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  
不利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  
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可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

害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  
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  
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椿錢以志滅二敵使中國競百姓  
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  
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  
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  
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  
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  
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旣更其封椿鹽可盡給和買

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紓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

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倖意徙兩湖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爲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然得丘民爲天子顧不重哉措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

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爲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頗乏公以爲縣官空置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爲之計稍有水旱卽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

得和買茶蠶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爲流涕今糴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緡屬者趙憲宣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爲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卽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旣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

爲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僞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爲先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爲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爲造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牆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

之奈何掠民膚髓爲廝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撻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

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  
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  
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  
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  
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爲孝子矣既罷臨江  
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  
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爲樂與天下無以易其  
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言有古人  
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爲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

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  
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櫛不易衣不  
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  
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  
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  
一有不及爲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  
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爲文頌歎之未幾  
復以己得之服爲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  
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爲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

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爲敵而無所阿附反復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爲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譏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爲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實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覃思經

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爲議論辨博闕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爲恥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爲二邊之患近而且遠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爲掎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爲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蕞爾政當徐以

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爲持右臂授羌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爲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爲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爲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

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爲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爲州縣吏至爲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慾然卒寵利則低回畏避甚于機筭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



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  
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洛南繇江西以出者  
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  
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籠而已聞人小  
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  
雖自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爲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  
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慰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  
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  
坐淮城例鑄官則乞併降己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

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  
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  
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  
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  
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疎長  
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  
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  
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太學博士熹將仕  
郎輝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戶郎李綱太

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涓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躋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

所及災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掾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捄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

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  
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  
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天性  
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  
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奉議公行狀

公諱穀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  
子跖以功顯魯孔子躋之中間譜系不傳至五季有自  
歛之黃墩徙婺源還珠者于公爲九世祖子孫因家焉

用高資爲江左著姓至公之父于始以進士繼踵起家  
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  
皆不滿其德搢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  
黃縣尉少年明銳遇事莫爲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  
捕鞠則爲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僞曰凡獸食人不  
容偏齧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卽叩頭  
吐實一邑以爲神移泰州泰興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  
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爲  
獨泰興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爲能喜甚召與語

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興爲法當是時汪泰興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爲御史言也縣瀕江民依沙爲田出租賦歲久沙潰民抱虛責閱數十更無告害莫大此願益得爲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復者無算訖今泰人誦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萬年君憂改建康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爲丞者熟視強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諉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

觀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鞫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攷正于理不爲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爲當乃已聞者壯之有新貴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之公曰國家之著挈令也曰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可乎且何必剝賤而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爲知言初令泰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

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漢吏陽以縣省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敘而遽踵新令告滿二年其爲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以坐免沮格若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爲公慶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爲無人然動輒跋扈若陰有柅之者乃益退縮不爲表暴欲爲地者皆推而不受一旦棄官老于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醜酒擊鮮劇談竟日爲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

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爲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闊疎事驗皆信服問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教子弟占咎故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爲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立誠要不虛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絕人方以鮮儷爲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

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祿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昇六人槃棊棊棊棊棊棊先公卒藻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強健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怵公者曰吾寧貧忍爲此耶官聞日僧居歲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萬計公曰是參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

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爲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緘尺爲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賓南劔陳公偁一見公于稠人卽嗟重論薦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者也錄其諱曰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爲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

謬俄側身而逝衆以爲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龍溪源梟木塢永嘉夫人祔焉從公卜也謹錄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夫人陳氏行狀

代張  
秘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內藏庫使遙授蔚州刺史贊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諮之女而奉議郎汪穀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間卽位錄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廢生子諮詠始業詩書爲儒家詠舉進士至尚書屯田郎中諮以

扈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壻參知政事丁度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爲諸女擇配以非其士難之聞奉議賢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而終是爲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內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人內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醑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踏焉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槃棗粢粢夫人鞠之盡力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恩之如實生已夫人旣老槃

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槃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既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爲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祿不足食夫人爲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爲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醪凡所以爲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

議君清修畏人知宦不遂而歸臥林壑間以夫人生輦轂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己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汲汲于苟進繫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戒坐誦雖事顛沛于前不輟以觀晡則置酒戲諸孫爲笑樂日以爲常雖春秋高彊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閭內肅然蓋主汪氏祭四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



京師藻所居之舍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槃槃棗棗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梟木塢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祿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秘子壻知之爲詳故屬書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

淨溪集卷二十四

